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



赤髮鬼降伏官羽



晁天王認義弟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十四

第十四回

赤髮鬼醉臥靈官殿 晁天王認義東溪村

詩曰

勇悍劉唐命運乖 灵官殿裡夜徘徊
鴉縛 遂使英雄困艸萊 茄芥雷橫應墮計 仁慈
是蓋獨憐才 生辰綱貢諸珍貝 絶被斯人送將來
話說當時雷橫來到靈官殿上見了這條大漢睡在供卓
上衆士兵向前把條索子綁了捉離靈官殿來天色却早
是五更時分雷橫道我們且押這廝去見保正莊上計些
點心吃了却解去縣裡取問一行衆人却都遜這保正莊

上宋原來那東溪村保正姓晁名蓋祖是本縣本鄉富戶平生仗義踈財專愛結識天下好漢但有人來投遜他的不論好歹便留在莊上住若要去時又將銀兩贊助他起身最愛刺鎗使棒亦自身強力壯不要妻室終日只是打熬筋骨鄆城縣官下東門外有兩個村坊一個東溪村一個西溪村只隔著一條大溪當初這西溪村常常有鬼白日迷人下水在溪裡無可奈何忽一日有個僧人經過村中人備細說知此事僧人指個去處教用青石鑿個寶塔放於所在鎮住溪邊其時西溪村的鬼都趕過東溪村來那時晁蓋得知了大怒從溪裡走將過去把青石寶塔獨自奪了過來東溪邊放下因此人皆稱他做托塔天王晁

蓋獨霸在那村坊江湖上都聞他名字却早雷橫并土兵押着那漢來到莊前敲門莊裡莊客聞知報與保正此時晁蓋未起聽得報是雷都頭到來慌忙叫開門莊客開得莊門衆土兵先把那漢子吊在門房裡雷橫自引了十數箇爲頭的人到艸堂上坐下晁蓋起來接待動問道都頭有甚公幹到這里雷橫答道奉知縣相公鈞旨着我與朱全兩個引了部下土兵分投下鄉村各處巡捕賊盜因走得力乏欲得少歇逕投貴莊暫息有驚保正安寢晁蓋道這個何碍一面教莊客安排酒食管待先把湯來吃晁蓋動問道敝村曾拿得把小小賊麼雷橫道却纔前面是靈官殿上有個大漢睡着在那里我看那廝不是良善君子

吃酒後，
騙酒後。

以定是醉了就便着我們把索子縛綁了本待便解去縣裡見官一者恐早些二者也要教保正知道恐日後父母官問時保正也好答應見今吊在貴莊門房裡晁蓋聽了記在心稱謝道多虧都頭見報少刻莊客捧出盤饌酒食晁蓋喝道此間不好說話不如去後廳軒下少坐便叫莊客裡面點起燈燭請都頭到裡面酌盃晁蓋坐了主位雷橫坐了客席兩側坐定莊客鋪下果品案酒菜蔬盤饌莊客一面篩酒晁蓋又叫置酒與士兵衆人吃莊客請眾人都引去廊下客位裡管待大盤酒肉只管教眾人吃晁蓋一頭相待雷橫吃酒一面自肚裡尋思村中有甚小賊吃了他拿了我且自去看是誰相陪吃了五七盃酒便叫家裡

一個主管出來陪奉都頭坐一坐我去淨了手便來那主管陪侍着雷橫吃酒晁蓋却去裡面拿了個燈籠逕來門樓下看時土兵都去吃酒沒一箇在外面晁蓋便問看門的莊客都頭拿的賊吊在那裡莊客道在門房裡閑着晁蓋去推開門打一看時只見高高昂起那漢子在裡面露出一身黑向下面抓扎起兩條黑魁額毛腿赤着一雙脚是晁蓋把燈照那人臉時紫黑闊臉鬚邊一搭硃砂記上面生一片黑黃毛晁蓋便問道漢子你是那里人我村中不曾見有你那漢道小人是遠鄉客人來這里投遜一個人却把我來拿做賊我須有分辨處晁蓋道你來我這村中投遜誰那漢道我來這村裡投遜一個好漢晁蓋道這好

漢叫做甚麼那漢道他喚做晁保正晁蓋道你却尋他有甚勾當那漢道他是天下聞名的義士好漢如今我有一套富貴來與他說知因此而來晁蓋道你且住只我便是晁保正却要我救你你只認我做娘舅之親少刻我送雷都頭那人出來時你便叫我做阿舅我便認你做外甥只說四五歲離了這里今番來尋阿舅因此不認得那漢道若得如此救護深感厚恩義士提携則個正是

黑甜一枕古祠中 被捉高懸草舍東 却是劉唐未應死 解圍晁正有奇功

且說晁蓋提了燈籠自出房來仍舊把門拽上急入後廳來見雷橫說道甚是慢客雷橫道且是多多相擾理甚不

當兩個又吃了數盃酒只見窓子外射入天光來雷橫道
東方動了小人告退好去縣衙卯晁蓋道都頭官身不敢
久留若再到散朴公幹千萬來走一遭雷橫道却得再來
拜望不湏保正分付請保正免送晁蓋道却罷也送到莊
門口兩個同走出來那夥士兵衆人都得了酒食吃得飽
了各自拿了槍棒便去門房裡解了那漢背剪綁着帶出
門外晁蓋見了說道好條大漢雷橫道這廝便是雲官廟
裡捉的賊說猶未了只見那漢叫一聲阿舅救我則個晁
蓋假意着他一看喝問道兀的這廝不是王小三麼那漢
道我便是阿舅救我衆人吃了一驚雷橫便問晁蓋道這
人是誰如何却認得保正晁蓋道原來是我外甥王小三

妙。賊。老。
人。妙。老。
人。

這廝如何却在廟裡歇乃是家姐的孩兒從小在這里過活四五歲時隨家姐夫和家姐上南京去住一去了十數年這廝十四五歲又來走了一遭跟箇本京客人來這里販東西向後再不曾見面多聽得人說這廝不成器如何却在這里小可本也認他不得爲他髮邊有這一搭朱砂記因此影影認得晁蓋喝道小三你如何不逕來見我却去村中做賊那漢叫道阿舅我不曾做賊晁蓋喝道你既不做賊如何拿你在這裏奪過士兵手裡棍棒匹頭四臉便打雷橫并衆人勸道且不要打聽他說那漢道阿舅息怒且聽我說自從十四五歲時來走了這遭如今不是十年了昨夜路上多吃了一盃酒不敢來見阿舅權去廟裡

睡得醒了却來尋阿舅。不想被他們不問事由將我拿了。
却不曾做賊。晁蓋拿^起棍來又要打口裡罵道：畜生！你却
不逕來見我。且在路上貪^睡這日黃湯。我家中沒得與你
吃。辱莫殺人。雷橫勸道：保正息怒。你令甥本不曾做賊。我
們見他偌大一條大漢在廟裡睡得蹠蹠，亦且面生，又不
認得。因此設疑捉了他來。這里若早知是保正的令甥，定
不拿他。喚上兵快解了綁縛的索子放還。保正衆士兵登
時解了那漢。雷橫道：保正休怪。早知是令甥，不致如此。甚
是對罪。小人們同去見^了晁蓋道：都頭且住。請入小莊再有話
說。雷橫放了那漢一齊再入神堂裡來。晁蓋取出十兩花
銀送與雷橫。道：都頭休嫌輕微。望賜笑留。雷橫道：不當如

此晁蓋道若是不肯收受時便是怪小人雷橫道既是保正厚意權且收受次日却得報答晁蓋叫那漢拜謝了雷橫晁蓋又取些銀兩賞了眾士兵再送出莊門外雷橫相別了引着士兵自去晁蓋却同那漢到後軒下取幾件衣裳與他換了取頭巾與他帶了便問那漢姓甚名誰何處人氏那漢道小人姓劉名唐祖貫東潞州人氏因這晁邊有這搭朱砂記人都喚小人做赤髮鬼特地送一套富貴來與保正哥哥昨夜晚了因醉倒在廟裡不想被這廝們捉住綁縛了來正是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而不相逢今日幸得到此哥哥坐定受劉唐四拜拜罷晁蓋道你且說送一套富貴與我見在何處劉唐道小人自幼飄蕩

是大見。

江湖多走途路專好結識好漢。徃徃多聞哥哥大名，不期有緣得遇。曾見山東河北做私商的多曾來投。避哥哥因此劉唐敢說這話。這里別無外人方可傾心吐胆對哥哥說。晁蓋道：「這里都是我心腹人。」但說不妨。劉唐道：「小弟打聽得北京大名府梁中書收買十萬貫金珠寶貝玩器等物，送上東京與他丈人蔡太師慶生辰。去年也曾送十萬貫金珠寶貝來到半路裡，不知被誰人打劫了。至今也無捉處。今年又收買十萬貫金珠寶貝早晚安排起程要趕。這六月十五日生辰小弟想，此是一套不義之財，取而何碍？便可商議箇道理去半路上取了天理。知之也不爲罪。」

聞知哥哥大名，是個真男子。武藝過人，小弟不才，頗也學

宋清此人。
數只人也。
小是也。

得本事休道三五個漢子便是二三千軍馬隊中拿條鎗也不懼他倘蒙哥哥不弃時獻此一套富貴不知哥哥心內如何晁蓋道壯我且再計較你既來這里想你吃了些艱辛且去客房裡將息少歇暫且待我從長商議來日說話晁蓋叫莊客引劉唐廊下客房裡歇息莊客引到房中也自去幹事了且說劉唐在房裡尋思道我着甚來由苦惱這遭多虧晁蓋完成解脫了這件事只叵奈雷橫那廝平白騙了晁保正十兩銀子又吊我一夜想那廝去未遠我不如拿了條棒趕上去齊打翻了那廝們却奪回那銀子送還晁蓋他必然敬我此計大妙劉唐便出房門去鎗架上拿了一條朴刀便出莊門大踏步投南趕來此時天

色已明但見

北斗初橫東方漸白天涯曙色經分海角殘星暫落金雞三唱喚佳人傅粉施朱寶馬頻嘶催行客爭名競利牧童樵子離莊牝牡牛羊出圈幾縷曉霞橫碧漢一輪紅日上扶桑夢俗何用

這赤髮鬼劉唐挾着朴刀趕了五六里路却早望見雷橫引着土兵慢慢地行將去劉唐趕上來大喝一聲兀那都頭不要走雷橫吃了一驚回過頭來見是劉唐撲着朴刀趕來雷橫慌忙去土兵手裡奪條朴刀拿着喝道你那廝趕將來做甚麼劉唐道你曉事的畱下那十兩銀子還了我我便饒了你雷橫道是你阿舅送我的干你甚事我若

不看你阿舅面上直結果了你這廝性命割地問我取銀子劉唐道我須不是賊你却把我吊了一夜又騙我阿舅十兩銀子是會的將來還我佛眼相看你若不還我叫你目前流血雷橫大怒指着劉唐大罵道岸門敗戶的謊賊怎敢無禮劉唐道你那詐害百姓的臉證滌才怎敢罵我雷橫又罵道賊頭賊臉賊骨頭必然要連累晁蓋你這等賊心賊肝我行須使不得劉唐大怒道我來和你見個輸贏然着朴刀直逕雷橫雷橫見劉唐趕上來呵呵大笑挺手中朴刀來迎兩個就大路上廝併但見

雪山顯翠露艸凝珠天色初明林下曉烟絕起村邊一來一往似鳳翻身一撞一衝如鷹展翅一個照搠蓋依

看來天
下無敵
氣概

良法一個遮攔自有悟頭這個丁字脚搶將入來那個四換頭逕將進去兩句道雖然不上凌烟閣只此堪描入畫圖

當時雷橫和劉唐就路上閑了五十餘合不分勝敗衆士兵見雷橫贏不得劉唐却待都要一齊上併他只見側首籬門開處一個人掣兩條銅鍊叫道你們兩個好漢且不要開我看了多時權且歇一歇我有話說便把銅鍊就中一隔兩個都收住了朴刀跳出圈子外來立住了腳看那人時似秀才打扮戴一頂桶子樣抹眉梁頭巾穿一領皂沿邊麻布寬衫腰繫一條茶褐繫帶下面絲鞋淨襪生得眉清目秀面白鬚長這秀才乃是智多星吳用表字學究

道號加亮先生祖貫本鄉人氏曾有一首臨江仙贊吳用的好處

萬卷經書曾讀過平生機巧心靈六韜三略究來精智
中藏戰將腹內隱雄兵謀略敢欺諸葛亮陳平豈敵才
能畧施小計鬼神驚名稱吳學究人號智多星

當時吳用手提銅鍊指着劉唐叫道那漢且住你因甚和
都頭爭執劉唐光着眼看吳用道不干你秀才事雷橫便
道教授不知這廝夜來赤條條地睡在靈官殿裡被我們
拿了這廝帶到晁保正莊上原來却是保正的外甥看他
母舅面上放了他晁天王請我們吃了送些禮物與我
這廝瞞了他阿舅直赶到這里問我取你道這廝大胆麼

吳用尋思道晁蓋我都是自幼結交但有些事便和我相
謀計較他的親眷相識我都知道不曾見有這箇外甥亦
且年甲也不相登必有些蹊跷我且勘開了這場鬧却再
問他吳用便道大漢休執迷你的母舅與我至交义和這
都頭亦過得好他便送些人情與這都頭你却來討了也
須壞了你母舅面皮且看小生面我自與你母舅說劉唐
道秀才你不省得這箇不是我阿舅甘心與他他詐取了
我阿舅的銀兩若是不還我誓不回去雷橫道只除是保
正自來取便還他却不還你劉唐道你屈冤人做賊詐了
銀子怎地不還雷橫道不是你的銀子不還不還劉唐道
你不還只除問得我手裡朴刀肯便罷吳用又勸你兩個

開了半日又沒輸贏只管開到幾時是了劉唐道他不還我銀子直和他拚箇你死我活便罷雷橫大怒道我若怕你添個土兵來併你也不算好漢我自好反搠翻你便罷劉唐大怒拍着胸前叫道不怕不怕便趕上來這邊雷橫便指手劃腳也趕棍來兩箇又要廝併這吳用橫身在裡面勸那里勸得住劉唐撲着朴刀只待鑽將過來雷橫口裡千賊萬賊罵挺起朴刀正待要聞只見衆土兵指道保正來了劉唐回身看時只見晁蓋披着衣裳前襟攤開從大路上趕來大喝道畜生不得無禮那吳用大笑道須是保正自來方纔勸得這場鬧晁蓋趕得氣喘問道怎的趕來這里開朴刀雷橫道你的令甥拿着朴刀趕來問我取

銀子小人道不還你我自送還保正非干你事他和小人
閑了五十合教授解勸在此晁蓋道這畜生小人並不知
道都頭看小人之面請回自當改日登門陪話雷橫道小
人也知那廝胡爲不與他一般見識又勞保正遠出作別
自去不在話下且說吳用對晁蓋說道不自保正自來幾
乎做出一場大事這個令甥端的非凡是好武藝小生在
籬笆裡看了這個有名慣使朴刀的雷都頭也敵不過只
辦得架隔遮攔若再闘幾合雷橫必然有失性命因此小
生慌忙出來間隔了這個令甥從何而來徃常時莊上不
曾見有晁蓋道却待正要來請先生到敝莊商議句話正
欲使人來只見不見了他鎗架上朴刀又沒尋處只見牧

童報說一個大漢拿條朴刀望南一直趕去我慌忙隨後

追得來早是得教授諫勸住了請尊步同到牧莊有句話

計較計較那吳用還至書齋掛了銅鍊在書房裡分付主

人家道學生來時說道先生今日有幹權放一日暇拽上

書齋門將鎖鎖了一同晁蓋劉唐直到晁家莊上晁蓋竟

邀入後堂深處分賓而坐吳用問道保正此人是誰晁蓋

道江湖上好漢此人姓劉名唐是東潞州人氏因此有一

套富貴特來投遼我夜來他醉臥在靈官廟裡只被雷橫

捉了拿到我莊上我因認他做外甥方得脫身他說有北

京大名府梁中書收買十萬貫金珠寶貝送上東京與他

丈人蔡太師慶生辰早晚從這里經過此等不義之財取

之何碍他來的意正應我一夢我昨夜夢見北斗七星直
陞在我屋脊上斗柄上另有
想星照本家安得不利今早正要求請教授商議不想又
是這一套此一件事若何吳用咲道小生見劉兄趕得來
蹠蹠也猜個七八分了此一事却好只是一件人多做不
得人少又做不得宅上空有許多莊客一個也用不得如
今只有保正劉兄小生三人這件事如何圓弄便是保正
與兄十分了得也擔負不下這段事須得七八個好漢方
可多也無用晁蓋道莫非要應夢之星數吳用便道兄長
這一夢不凡也非同小二莫非卦地上再有扶助的人來
吳用尋思了半晌眉頭一縱計上心來說道有了有了晁

蓋道先生既有心腹好漢可以便去請來成就這件事。吳用不慌不忙。兩個指頭言無數句話。不一席有分教。蘆花叢裡泊戰船。却似打魚船。荷葉鄉中聚義漢。翻爲貞好漢。正是指麾說地談天口來誘拿雲。捉霧人畢竟智多星。吳用說出甚麼人來且聽下回分解。

李生曰：晁蓋、劉唐、吳用都是偷賊底，若不是蔡京那箇老賊緣何引得這班小賊出來。



吳學究說
三阮橫署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十五

第十五回

吳學究說三阮撞等 公孫勝應七星聚義

詩曰

英雄聚會本無期 水滸山涯任指揮 欲向生辰邀
衆寶 特拔三阮協神機 一時豪俠欺黃屋 七宿
光芒動紫微 衆守梁山同聚義 幾多金帛盡俘歸
話說當時吳學究道我尋思起來有三箇人義胆包身武
能出衆敢赴湯蹈火同死同生義氣最重只除非得這三
箇人方纔完得這件事晁蓋道這三箇却是甚麼樣人姓
甚名誰何處居住吳用道這三箇人是弟兄三箇在濟州

人氣大。
大。
人。

梁山泊邊石碣村住日常只打魚爲生亦曾在泊子裡做私商勾當本身姓阮弟兄三人一箇喚做立地太歲阮小二一箇喚做短命二郎阮小五一箇喚做活閻羅阮小七這三箇是親弟兄量有義氣小生舊日在那裏住了數年與他相交時他雖是箇不通文墨的人爲見他與人結交真有義氣是箇好男子因此和他來往今已二三年有餘不曾相見若得此三人大事必成晁蓋道我也曾聞這阮家三弟兄的名字只不曾相會石碣村離這里只有百十里以下路程何不使人請他們來商議吳用道着人去請他們如何肯來小生必須自去那里憑三十不爛之舌說他們入夥晁蓋大喜道先生高見幾時可行吳用答道事

不宜遲只今夜三更便去明日晌午可到那里晁蓋道最好當夜叫莊客且安排酒食來吃吳用道北京到東京也曾行到只不知生辰綱從那條路來再煩劉兄休辨生受連夜去北京路上探聽起程的日期端的從那條路上來劉唐道小弟只今夜也便去吳用道且住他生辰是六月十五日如今却是五月初頭尚有四五十日寺小生先去說了三阮弟兄回來那時却叫劉兄去晁蓋道也是劉兄弟只在我莊上等候話休絮煩當日吃了半晌酒食至三更時分吳用起來洗漱罷吃了些早飯討了些銀兩藏在身邊穿上艸鞋晁蓋劉唐送出莊門吳用連夜投石碣村來行到晌午時分早來到那村中但見

青蘚蘚山峯疊翠綠依依桑柘堆雲四邊流水遙孤村
幾處疎篁沿小徑茅簷傍澗古木成林籬外高懸沽酒
旆柳陰間繩釣魚缸

吳學究自來認得不用問人來到石碣村中逕投阮小二
家來到得門前看時只見枯樁上繩着數隻小漁船疎籬
外晒着一張破魚網倚山傍水約有十數間草房吳用叫
一聲道二哥在家麼只見一個人從裡面走出來生得如何
但見

軀兇臉兩角豎起略綽口四面連拳胷前一帶蓋胆黃
毛背上兩枝橫生板肋臂膊有千百斤氣力眼睛射幾
萬道寒光人稱立地太歲果然混世魔王

那阮小二走將出來頭戴一頂破頭巾身穿一領舊衣服
赤着雙腳出來見了是吳用慌忙聲喏道教授何來甚風
吹得到此異用答道有些小事特來相浼二郎阮小二道
有何事但說不妨吳用道小生自離了此間又早二年如
今在一箇大財主家做門館他要辦筵席用着十數尾重
十四五斤的金色鯉魚因此特地來相接足下阮小二笑
了一聲說道小人且和教授吃三盃却說吳用道小生的
來意也欲正要和二哥吃三盃阮小二道隔湖有十箇酒
店我們就在船上溫將過去吳用道最好也要就與五郎
說句話不知在家也不在阮小二道我們一同去尋他便
了兩箇來到泊岸邊枯木上繩的小船解了一隻便扶這

吳用下舡坐了樹根頭拿了一把摶揪只顧盜早盜將去望湖泊裡來正盜之間只見阮小二把手一招叫道七哥曾見五郎麼吳用看時只見蘆葦叢中搖出一隻舡來那漢生的如何但見

疮疤臉橫生怪肉玲瓏眼突出雙睛腮邊長短淡黃鬚
身上交加烏黑點渾如生鉄打成疑是頑銅鑄就休言
嶽廟惡司神果是人間剛直漢村中喚作活閻羅世上
降生真五道

這阮小七頭戴一頂遮日黑箬笠身上穿箇葵子布背心
腰繫着一條生布裙把那舡隻盜着問道二哥你尋五哥
做甚麼吳用叫一聲七郎小生特來相央你們說話阮小

七道教授恕罪好幾時不曾相見吳用道一同和二哥去吃盃酒阮小七道小人也欲和教授吃盃酒只是一向不曾見面兩隻紅廝跟着在湖泊裡不多時撵到一箇去處團團都是水高埠上有七八間艸房阮小二叫道老娘五哥在麼那婆婆道說不得魚又不得打連日去賭錢輸得沒了分文却總討了我頭上釵兒出鎮上賭去了阮小二笑了一聲便把船排開阮小七便在背後船上說道哥哥正不知怎地賭錢只是輸却不晦氣若說哥哥不贏我也輸得赤條條地吳用暗想道中了我的計兩隻紅廝並着船石碣村鎮上來撣了半個時辰只見獨木橋邊一個漢子把着兩串銅錢下來解船阮小二道五郎來了吳用看

時但見

一雙手渾如鐵棒兩隻眼有似銅鉗面上常有些笑
容心窩裡深藏着鳩毒能生橫禍善降非灾拳打來獅
子心寒腳踢處蛇喪胆何處覓行瘟使者只此是短
命二郎

那阮小五斜戴着一頂破頭巾。髮邊插着^枝石榴花。披着一
領舊布衫露出胸前刺着的青盤鬚。一個豹子來裡面圓
扎起膀子上面圍着一條間道。綦子布手巾吳用叫一聲
道五郎得采麼。阮小五道原來却是教授好兩年不曾見
而我在橋上望你們半日了。阮小二道我和教授直到你
家尋你老娘說道出鎮上賠錢去了因此同來這里尋你

且來和教授去水閣上吃三盃。阮小五慌忙去橋邊解了
小舡，跳在船裡，捉了櫓楫，只一排，三隻舡廝並着排了一
歇，早到那個水閣酒店前，看時，但見

前臨湖泊後映波心，數十株槐柳綠如烟。
一雨蕩荷花，紅照水涼亭上。四面明窓水閣中，數般清致富爐。
美女紅裙掩映翠紗衫，滌濯山翁白髮偏宜麻布襖。
休言三醉，岳陽樓只此便爲蓬島客。

當下三隻舡，撐到水亭下。荷花蕩中三隻舡都纊了，扶吳學究上了岸，入酒店裡來。都到水閣內，揀一副紅油卓凳，阮小二便道：「先生休怪我三個弟兄，龐俗請教授上坐。」吳用道：「却使不得。」阮小七道：「哥哥只顧坐主位，請教授坐客位。」

席我兄弟兩個便先坐了吳用道七郎只是性快四個人坐定了叫酒保打一桶酒來店小二把四隻大盤子擺開鋪下四隻筋放下四般菜蔬打一桶酒放在卓子上阮小七道有甚麼下口小二道新宰得一頭黃牛花糕也相似好肥肉阮小二道大塊切十斤來阮小五道教授休笑話沒甚孝順吳用道倒來相擾多激惱你們阮小二道休恁地說催促小二哥只顧篩酒早把牛肉切做兩盤將來放在卓上阮家三兄弟讓吳用吃了幾塊便吃不得了那三個狼食虎食吃了一回阮小五動問道教授到此貴幹阮小二道教授如今在一個大財主家做門館教學今來要對付十數尾金色鯉魚要重十四五斤的特來尋我們阮

小七道若是每常要三五十尾也有甚說十數個再要多些我弟兄們也包辦得如今便要重十斤的也難得阮小五道教授遠來我們也對付十來個重五六斤的相送吳用道小生多有銀兩在此隨笑價錢只是不用小的湏得十四五斤重的便好阮小七道教授却沒計處便是五哥許五六斤的也不能勾湏是等得幾日纔得我的缸裡有一桶小活魚就把來吃酒阮小七便去缸內取將一桶小魚上來約有五七斤自去竈上安排盛做三盤把來放在卓上阮小七道教授胡亂吃些個四個又吃了一回看看天色漸晚吳用尋思道這酒店裡須難說話今夜必是他家權宿到那里却又理會阮小二道今夜天色晚了請教

授權在我家宿一宵明日却再計較吳用道小生來這里走一遭千難萬難幸得你們弟兄今日做一處眼見得這席酒不肯要小生還錢今晚借二郎家歇一夜小生有些需銀子在此相煩就此店中沽一瓮酒買些肉村中尋一對鷄夜間同一醉如何阮小二道那里要教授壞錢我們弟兄自去整理不煩惱沒對付處吳用道逕來要請你們三位若還不依小生時只此告退阮小七道既是教授這般說時且順情吃了却再理會吳用道還是七郎性直爽快吳用取出一兩銀子付與阮小七就問主人家沽了一瓮酒備個大瓮盛了買了二十斤生熟牛肉一對大雞阮小二道我的酒錢一發還你店主人道最好最好四人離

了酒店再下了舡把酒肉都放在舡艙裏解了纜索選擇
將開去一直投阮小二家來到得門前上了岸把舡仍舊
繩在橋上取了酒肉四人一齊都到後面坐地便叫點起
燈燭原來阮家弟兄三個只有阮小二有老小阮小五阮
小七都不曾婚娶四個人都在阮小二家後面水亭上坐
定阮小七宰了雞叫阿嫂同計的小猴子在厨下安排約
有一更相次酒肉都搬來擺在卓上吳用勸他弟兄們吃了
幾盃又提起買魚事來說道你這里偌大一個去處却
怎地沒了這等大魚阮小二道實不瞞教授說這般大魚
只除梁山泊裡便有我這石碣湖中狹小存不得這等大
魚吳用道這里和梁山泊一望不遠相通一派之水如何

不去打些阮小二嘆了一口氣道休說吳用又問道二哥如何歎氣阮小五接了說道教授不知在先這梁山泊是我弟兄們的衣飯碗如今絕不敢去吳用道偌大去處終不成官司禁打魚鮮阮小五道甚麼官司敢來擋魚鮮便是活閻王也禁治不得吳用道既沒官司禁治如何絕不敢去阮小五道原來教授不知來歷且和教授說知吳用道小生却不理會得阮小七接着便道這個梁山泊去處難說難言如今泊子裡新有一夥強人占了不容打魚吳用道小生却不知原來如今有強人我那里並未曾聞得說阮小二道那夥強人爲頭的是個秀才落科舉子喚做白衣秀士王倫第二個叫做摸着天杜遷第三個叫做雲

酒店專一探聽事情也不打緊如今新來一個好漢是東京禁軍教頭甚麼豹子頭林冲十分好武藝這夥人好生了得都是有本事的這幾個賊男女聚集了五七百人打家劫舍搶擄來往客人我們有一年多不去那里打魚如今泊子裡把住了絕了我們的衣飯因此一言難盡吳用道小生實是不知有這段事如何官司不來捉他們阮小五道如今那官司一處處動憚便害百姓但一聲下鄉村來倒先把好百姓家養的猪羊鷄鵝盡都吃了又要盤纏打發他如今也好教這夥人奈何那捕盜官司的人那里敢下鄉村來若是那上司官員差他們緝捕人來都嚇得

尿尿齊流怎敢正眼兒看他阮小二道我雖然不打得大魚也省了若干科差吳用道恁地時那廝們倒快活阮小五道他們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論秤分金銀異樣穿紬錦成籠吃酒大塊吃肉如何不快活我們弟兄三個空有一身本事怎地學得他們吳用聽了暗暗地歡喜道正好用計了阮小七又道人生一世艸生一秋我們只管打魚管生學得他們過一日也好吳用道這等人學他做甚麼他做的勾當不是笞杖五七十的罪犯空自把一身虎威都撇下倘或被官司拿住了也是自做的罪阮小二道如今該管官司沒甚分曉一片糊突千萬犯了迷天大罪的倒都沒事我弟兄們不能快活若是但有肯帶挈我們

的也去了罷。阮小五道：我也常常這般思量，我弟兄三個的本事又不是不如別人，誰是識我們的？吳用道：假如便有識你們的，你們便如何肯去？阮小七道：若是有識我們的，水裡水裡去，火裡火裡去，若能勾受用得一日，便死了，開眉展眼。吳用暗地想道：這三個都有意了，我且慢慢地誘他。吳用又勸他三個吃了兩巡酒，正是：

只爲奸邪屈有才 天教惡曜下凡來 試看小阮三兄弟 却取生辰不義財

吳用又說道：你們三個敢上梁山泊捉這夥賊麼？阮小七道：便捉的他們那裏去？請賞也吃江湖上好漢們笑話。吳用道：小生短見，假如你們怨恨打魚不得也去那裏撞籌。

却不是好阮小二道先生你不知我弟兄們幾遍商量要去入夥聽得那白衣秀士王倫的手下人都說道他心地窄狹安不得人前番那個東京林沖上山毆盡他的氣王倫那廝不肯胡亂着人因此我弟兄們看了這般樣一齊都心懶了阮小七道他們若似老兄這等慷慨愛我弟兄們便好阮小五道那王倫若得似教授這般情分時我們也去了多時不到今日我弟兄三個便替他死也甘心吳用道量小生何足道哉如今山東河北多少英雄豪傑的好漢阮小二道好漢們儘有我弟兄自不曾遇着吳用道只此間鄆城縣東溪村晁保正你們曾認得他麼阮小五道莫不是叫做托塔天王的晁蓋麼吳用道正是此人阮

小七道雖然與我們只隔得百十里路程緣分淺薄聞名不曾相會吳用道這等一個仗義疏財的好男子如何不與他相見阮小二道我弟兄們無事也不曾到那里因此不能勾與他相見吳用道小生只幾年也只在晁保正莊上左近教些村學如今打聽得他有一套富貴待取特地來和你們商議我等就那半路裡攔住取了如何阮小五道這個却使不得他既是仗義疏財的好男子我們却去壞他的道路湏吃江湖上好漢們知時笑話吳用道我只道你們弟兄心志不堅原來真個惜客好義我對你們實說果有協助之心我教你們知此一事我如今見在晁保正莊上住保正聞知你三個大名特地教我來請你們說

話阮小二道我弟兄三個真真實實地並沒半點兒假。晁保正敢有件奢遮的私商買賣有心要帶挈我們以定是頑老兄來若還端的有這事我三個若捨不得性命相拏他時廢酒爲誓。教我們都遭橫事惡病臨身死於非命。阮小五和阮小七把手拍着額項道這腔熱血只要賣與識貨的吳用道你們三位弟兄在這里不是我心術來誘你們這件事非同小可的勾當。目今朝內蔡太師是六月十五日生辰他的女婿是北京大名府梁中書。即日起解十萬貫金珠寶貝與他丈人慶生辰。今有一個好漢姓劉名唐特來報知如今欲要請你們去商議聚幾個好漢向山凹僻靜去處取此一袋富貴不義之財。大家圓個一世快。

活因此特教小生只做買魚來請你們三個計較成此一事不知你們心意如何阮小五聽了道罷罷叫道七哥我和你說甚麼來阮小七跳起來道一世的指望今日還了愿心正是擣着我癢處我們幾時去吳用道請三位即便去來明日起個五更一齊都去晁天王莊上去阮家三兄弟大喜有詩爲証

壯志淹留未得伸 今逢學究啓其心 大家齊入梁

山泊 邀取生辰寶共金

當夜過了一宿次早起來吃了早飯阮家三弟兄分付了家中跟着吳學究四個人離了石碣村拽開脚步取路接東溪村來行了一日早望見晁家莊只見遠遠地綠槐樹

下晁蓋和劉唐在那裏等。望見吳用引着阮家三兄弟直到槐樹前，兩下都廝見了。晁蓋大喜，道：「阮氏三雄名不虛傳！」請到莊裡說話。六人却從莊外入來，到得後堂，分賓主坐定。吳用把前話說了。晁蓋大喜，便叫莊客宰殺猪羊，安排燒紙。阮家三弟兄見晁蓋人物軒昂，語言洒落，三個說道：「我們最愛結識好漢。原來只在此間，今日不得吳教授相引，如何得會？」三個弟兄好生歡喜，當晚且吃了些飯，說了半夜話。次日天曉，去後堂前面列了金錢紙馬擺了夜來煮的猪羊燒紙。三阮見晁蓋如此志誠，排列香花燈燭，面前個個說道：「梁中書在北京害民，詐得錢物，却把去東京與蔡太師慶生辰。此一等正是不義之財。我等六

人中但有私意者天地誅滅神明鑒察六人都說誓了燒化錢紙六籌好漢正在後堂設福飲酒只見一個莊客報說門前有個先生要見保正化齋糧晁蓋道你好不曉事見我管待客人在此吃酒你便與他三五升米便了何須直來問我莊客道小人把米與他他又不要只要面見保正晁蓋道以定是嫌少你便再與他三二斗米去你說與他保正今日在莊上請人吃酒沒工夫相見莊客去了多時只見又來說道那先生與了他三斗米又不肯去自稱是一清道人不爲錢米而來只要求見保正一面晁蓋道你這廝不會答應便說今日委實沒工夫敘他改日却來相見拜茶莊客道小人也是這般說那個先生說道我不

爲錢米齋糧聞知保正是個義士特求一見晁蓋道你也這般纏全不替我分憂他若再嫌少時可與他三四斗米去何必又來說我若不和客人們飲時便去廝見一面打甚麼緊你去發付他罷再休要來說莊客去了沒半個時只聽得莊門外熱鬧又見一個莊客飛也似來報道那先生發怒把十來個莊客都打倒了晁蓋聽得吃了一驚慌忙起身道衆位弟兄少坐晁蓋自去看一看便從後堂出來到莊門前看時只見那個先生身長八尺面貌堂堂威風凜凜生得古怪正在莊門外綠槐樹下打那衆莊客晁蓋看那先生時但見

頭綰兩枚鬍鬆雙丫髻身穿一領巴山短褐袍腰繫雜

色綵絲縫背上松紋古銅劍白肉腳襯着多耳麻鞋綿
囊手拿着蠶殼扇子八字眉一雙杏子眼四方口一部
落腮鬍

那先生一頭打莊客一頭口裡說道不識好人晁蓋見了
叫道先生息怒你來尋晁保正無非是投齋化緣他已與
了你米何故嗔怪如此那先生哈哈大笑道貧道不爲酒
食錢米而來我覩得十萬貫如同茅閒特地來尋保正有
句話說對耐村夫無禮毀罵貧道因此性發晁蓋道你曾
認得晁保正麼那先生道只聞其名不曾會面晁蓋道小
子便是先生有甚說話那先生看了道保正休怪貧道稽
首晁蓋道先生少請到莊裏拜茶如何那先生道多感兩

人入莊裡來吳用見那先生入來自和劉唐三阮一處躲過且說晁蓋請那先生到後堂吃茶已罷那先生道這里不是說話處別有甚麼去處可坐晁蓋見說便邀那先生又到一處小小閣兒內分賓坐定晁道不敢拜問先生高姓貴鄉何處那先生答道貧道覆姓公孫單諱一個勝字道號一清先生小道是蘄州人氏自幼鄉中好習錦繡學成武藝多般人但呼爲公孫勝大郎因爲學得一家道術亦能呼風喚雨駕霧騰雲江湖上都稱貧道做入雲龍貧道久聞鄆城縣東溪村保正大名無緣不曾拜識今有十萬貫金珠寶貝專送與保正作進見之禮未知義士肯納否晁蓋大笑道先生所言莫非北地生辰綱麼那先生

大驚道保正何以知之晁蓋道小子胡猜未知合先生意
否公孫勝道此一套富貴不可錯過古人有云當取不取
過後莫悔保正心下如何正說之間只見一個人從閣子
外搶將入來劈胸揪住公孫勝說道好呀明有王法暗有
神靈你如何商量這等的勾當我聽得多時也嚇得這公
孫勝面如土色正是機謀未就爭奈窓外人聽計策總施
又早蕭牆禍起直教七籌好漢當時聚萬貫資財指日空
畢竟搶來揪住公孫勝的却是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卓老曰刻畫三阮處各各不同請自看眼
又曰劉唐固奇公孫勝尤奇却又都來尋晁保正大奇

大奇耶此便可知保正已。

五

四



大年集

馬志澤
張培

吳用智取生辰綱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十六

第十六回

楊志押送金銀擔 吳用智取生辰

鷓鴣天

四星起義在山東殺臘縱橫水滸中可是七星成聚會
却於四海顯英雄人似虎馬如龍黃泥岡上巧施功滿
駄金貝嶠山寨懊恨中書老相公

話說當時公孫勝正在閣兒裡對晁蓋說這北京生辰綱
是不義之財取之何得只見一個人從外面搶將入來揪
住公孫勝道你好大胆却綻商議的事我都知了也那人
却是智多星吳學究晁蓋笑道先生休慌且請相見兩個

叙禮罷吳用道江湖上久聞人說入雲龍公孫勝一清大
名不期今日此處得會見蓋道這位秀士先生便是智多
星吳學究公孫勝道吾聞江湖上多人曾說加亮先生大
名豈知緣法却在保正莊上得會賢契只是保正疎財仗
義以此天下豪傑都投門下見蓋道再有幾位相識在裡
面一發請進後堂深處見三個人入到裡面就與劉唐三
阮都相見了衆人道今日此一會應非偶然須請保正哥
哥正面而坐見蓋道量小子是個窮主人又無甚罕物相
留好客怎敢占上吳用道保正哥哥依着小生且請坐了
見蓋只得坐了第一位吳用坐了第二位公孫勝坐了第
三位劉唐坐了第四位阮小二坐了第五位阮小五坐第

六位阮小七坐第七位却總聚義飲酒重整盃盤再備酒肴衆人飲酌吳用道保正夢見北斗七星墜在屋脊上今日我等七人聚義舉事豈不應天垂象此一套富貴唾手而取我等七人和會並無一人曉得想公孫勝先生江湖上仗義疎財之士所以得知這件事來投保正所說央劉兄去探聽路程從那里來今日天晚來早便請登程公孫勝道這一事不須去了貧道已打聽知他來的路數了只是黃泥岡大路上來晁蓋道黃泥岡東十里路地名安樂村有一個閒漢叫做白日鼠白勝也曾來投遼我我曾賞助他盤纏吳用道北斗上白光莫不是應在這人自有用他處劉唐道此處黃泥岡較遠何處可以容身吳用道只

這個白勝家便是我們安身處亦還要用白勝晁蓋道
吳先生我非還是軟取却是硬取吳用笑道我已安排定
了圈套只看他來的光景力則力取智則智取我有一條
計策不知中你們意否如此如此晁蓋聽了大喜攏着脚
道好妙計不枉了稱你做智多星果然賽過諸葛亮好計
策吳用道休得再提常言道隔牆湏有耳窓外豈無人只
可你知我知晁蓋便道阮家三兄且請回歸至期而來小
莊聚會吳先生依舊自去敎學公孫先生并劉唐只在敝
莊權住當日飲酒至晚各自去客房裡歇息次日五更起
來安排早飯吃了晁蓋取出三十兩花銀送與阮家三兄
弟道權表薄意切勿推却三阮那里肯受吳用道朋友之

意不可相阻三阮方纔受了銀兩一齊送出莊外來吳用附耳低言道這般這般至期不可有悞阮家三弟兄相別了自回石碣村去晁蓋留住吳學究與公孫勝劉唐在莊上每日議事話休絮繁却說北京大名府梁中書收買了十萬貫慶賀生辰禮物完備選日差人起程當下一日在後堂坐下只見蔡夫人問道相公生辰綱幾時起程梁中書道禮物都已完備明後日便用起身只是一件事在此躊躇未決蔡夫人道有甚事躊躇未決梁中書道上年費了十萬貫收買金珠寶貝送上東京去只因用人不着半路被賊人劫將去了至今無獲今年帳前眼見得又沒個了事的人送去在此躊躇未決蔡夫人指着階下道你常

是。

說這個人十分了得。何不着他委紙領狀送去走一遭，不致失誤。梁中書看罷，那人時却是青面獵楊志。梁中書大喜，隨即喚楊志上廳，說道：「我正忘了你。你若與我送得生辰綱去，我自有擡舉你處。」楊志道：「恩相差遣，不敢不依。只不知怎地打點？」時起身，梁中書道：「看落大名府差十輛太平車子，帳前撥十個廂禁軍監押着車，每輛上各插一把黃旗，上寫着獻賀太師生辰綱。每輛車子再使個軍健跟着。三日內便要起身去。」楊志道：「非是小人推托，其實去不得。乞鈞旨別差英雄精細的人去。」梁中書道：「我有心要擡舉你，這獻生辰綱的札子內另修一封書，在中間太師跟前重重保你受道勅命回來。如何倒生

支調推辭不去楊志道恩相在上小人也曾聽得上年已被賊人劫去了至今未獲今歲途中盜賊又多甚是不好此去東京又無水路都是旱路經過的是紫金山二龍山桃花山傘蓋山黃泥岡白沙塢野雲渡赤松林這幾處都是強人出沒的去處更兼單身客人亦不敢獨自經過他。知道是金銀寶物如何不來搶劫枉結果了性命以此去不得梁中書道恁地時多着軍校防護送去便了楊志道恩相便差五百人去也不濟事這廝們一聲聰得強人來時都是先走了的梁中書道你這般地說時生辰綱不要送去了楊志又稟道若依小人一件事便敢送去梁中書道我旣委在你身上如何不依你說楊志道若依小人說

識大。有見。

時並不要車子把禮物都裝做十餘條擔子只做客人的打扮行貨也點十個壯健的廂禁軍却裝做脚夫挑着只消一個人和小人去却打扮做客人悄悄連夜送上東京交付恁地時方好梁中書道你甚說的是我寫書呈重重保你受道誥命回來楊志道深謝恩相擡舉當日便叫楊志一面打拴擔脚一面選揀軍人次日叫楊志來廳前伺候梁中書出廳來問道楊志你幾時起身楊志稟道告覆恩相只在明早准行就委領狀梁中書道夫人也有一擔禮物另送與府中寶眷也要你領怕你不知頭路特地再教姪公謝都管并兩個虞候和你一同去楊志告道恩相楊志去不得了梁中書道禮物多已拴縛完備如何又去

是人是

不得楊志稟道此十擔禮物都在小人身上和他衆人都由楊志要早行便早行要晚行便晚行要住便住要歇便歇亦依楊志提調如今又叫老都管并虞候和小人去他是夫人行的人又是太師府門下你公倘或路上與小人盤拏起來楊志如何敢和他爭執得若悞了大事時楊志那其間如何分說梁中書道這個也容易我叫他三個都聽你提調便了楊志答道若是如此稟過小人情願便委領狀倘有_真失甘當重罪梁中書大喜道我也不枉了擡舉你真個有見識隨即喚老謝都管并兩個虞候出來當廳分付道楊志提轉情愿委了一紙領狀監押生辰綱十一擔金珠寶貝赴京太師府交割這千係都在他身上你

三人和他做伴去一路上早起晚行住歇都要聽他言語不可和他鱉拘夫人處吩咐的勾當你三人自理會小心在意早去早回休教有失老都管一一都應了當日楊志領了次日早起五更在府裡把擔仗都擺在廳前老都管和兩個虞候又將一小擔財帛共十一擔揀了十一個壯健的廂禁軍都做腳夫打扮楊志戴上涼笠兒穿着青紗衫子繫了纏帶行履麻鞋跨口腰刀提條朴刀老都管也打扮做個客人模樣兩個虞候假裝做跟的伴當各人都拿了條朴刀又帶幾根藤條梁中書付與了札付書呈一行人都吃得飽了在廳上拜辭了梁中書看那軍人擔仗起程楊志和謝都管兩個虞候監押着一行共是十五人

離了梁府出得北京城門取大路投_北只進發五里單牌
十里雙牌此時正是五月半天氣雖_大晴明得好只是酷
熱難行昔日吳七郡王有八句詩道

玉屏四下朱闌遠 蔽簇遊魚戲萍藻 簾鋪八尺白
蝶簷 頭枕一枚紅瑪瑙 六罷惧熱不敢行 海水
煎沸蓬萊島 公子猶嫌扇力微 行人正在紅塵道
這八句詩單題着炎天暑月那公子王孫在涼亭上木閣
中浸着浮瓜沉李調冰雪藕避暑尚兀自嫌熱怎知客人
爲些微名薄利又無枷鎖拘縛三伏內只得在那途路中
行今日楊志這一行人要取六月十五日生辰只得在路
途上行自離了這北京五七日備的只是起五更趨早涼

便行日中熟時便歇五七日後人家漸少行客又稀一站
站都是山路楊志却要辰牌起身申時便歇那十一個廂
禁軍擔子又重無有一個稍輕天氣熟了行不得見着休
子便要去歇息楊志赶着催促要行如若停住輕則痛罵
重則藤條便打逼趕要行兩個虞候雖只背些包裹行李
也氣喘了行不上楊志也嗔道你兩個好不曉事這干係
須是俺的你們不替酒家打這夫子却在背後也慢慢地
挨這路上不是要處那虞候道不是我兩個要慢走其實
熟了行不動因此落後前日只是趁日家走如今怎地正
熱裡要行正是好歹不均勻楊志道這般說話却似放屁
屁前日行的須是好地面如今正是冠去處若不日裏

此說不合如

趕過去誰敢五更半夜走兩個虞候

不道肚中尋思

這廝不直得便罵人楊志提了朴刀

藤條自去趕那

擔子兩個虞候坐在柳陰樹下等得才都管來兩個虞候告訴道楊家那廝強殺只是我相公門下一個提轎直這般做。大老都管道須是我相公當面分付道休要和他齋拘。因此我不做聲這兩日也看他不得。權且奈他兩個虞候道相公也只是人情話兒都管自做個主便了。老都管道相公一奈當日行到申午時分尋得一個客店裡歇了那十個廝禁軍雨汗通流都嘆氣吹噓對老都管道我們不幸做了軍健。知道差出來這般火似熱的天氣又挑着重擔這兩日又不早涼行動不動老大藤

條打來都是一般父母皮肉我們直恁地苦老都管道你

們不要怨暢巴到東京時我自賞你衆軍漢道若是似都

真

是

管看待我們時並不敢怨暢又過了一夜次日天色未明

衆人跳起來趁早涼起身去楊志跳起來喝道那里去且

睡了却理會衆軍漢道趁早不走日裡熱時走不得却打

我們楊志大罵道你們省得甚麼拏了藤條要打衆軍忍

氣吞聲只得睡了當日直到辰牌時分慢慢地打火吃了

飯走一路上赶打着不許投涼處歇那十一個廝禁軍口

裡謙謙訥訥地怨暢兩個虞候在老

告他話休絮繁似

地搬口老都管聽了也不着意心內

此行了十四五日那十四個人沒一

不怨暢楊志當日

事。但不。能。勝。謂。等。如。舊。

客店裡辰牌時分慢慢地打火吃了。飯行正是六月初四日時，那天氣未及晌午，一輪紅日當天，沒半點雲彩，其日十分大熱。古人有八句詩道：

祝融南來鞭火龍，火旗燄燄燒天紅。
不去萬國如在紅爐中，五岳翠乾雲彩滅。

海底愁波竭，何當一夕金風起。
爲我掃除天下熱。

當日行的路都是山僻崎嶇，小徑南北嶺却監着那十
一個軍漢。約行了二十餘里路程，那軍人們思量要去柳
陰樹下歇涼，被楊志拿着藤條打將來喝道：「快走！教你早
歇。」衆軍人看那天時，四下里無半點雲彩。其時那熱不可
當，但見

熱氣蒸人，囂塵撲面，萬里乾坤如甑。一輪火傘當天，四野無雲風突突。波翻海沸千山燭，燄爍洲剝石烈灰飛。空中鳥雀命將休，倒擷入樹林深處。水底魚龍鱗角脫，直鑽入泥土窖裏直教石虎喘無休。便是鐵人湏汗落，當時楊志催促一行人在山中僻路裡行，看看日色當午。那石頭上熱了脚，走不得。衆軍漢道這般天氣熱兀的

不晒殺人楊志唱着軍漢道快走，趕過前面鬪子去，却再理會正行之間。前面迎着那土鬪子，衆人看這鬪子時，但

見

頂上萬株綠樹根頭一派黃沙，嵬軍似老龍形冷峻，但聞風雨響，山邊茅艸亂絲絲，攢遍地刀鎗滿地石頭。

穩可可睡兩行虎豹休道西川蜀道險須知此是太行山

當時一行十五人遙上岡子來歇下擔仗那十四人都去松陰樹下睡倒了楊志說道苦也這里是甚麼去處你們却在這里歇涼起來快走衆軍漢道你便剁做我七八段其實去不得了楊志拿起藤條劈頭劈腦打去打得這個起來那個睡倒楊志無可奈何只見兩個虞候和老都管氣喘急急也巴到岡子上松樹下坐了喘氣看這楊志打那軍健老都管見了說道提轄端的熱了走不得休見他罪過楊志道都管你不知這里正是強人出沒的去處地名叫做黃泥岡閒常太平時却自日裡兀自出來劫人休

看是，
不說，
不是，
留所說

道是這般光景誰敢在這里停腳兩個虞侯聽楊志說了便道我見你說好幾遍了只管把這話來驚嚇人老都管道權且教他們衆人歇一歇畢過日中行如何楊志道你也没分曉了如何使得這里下岡子去兀自有七八里沒人家甚麼去處敢在此歇涼老都管道我自坐一坐了走你自去趕他衆人先走楊志拿着藤條說喝道一個不走的吃俺二十棍衆軍漢一齊叫將起來數內一個分說道提轄我們挑着百十斤擔子須不比你空手走的你端的不把人當人便是留守相公自來監押時也各我們說一句你好不知疼痛只顧逞能楊志罵道這是打便了拿起藤條劈臉便打去老都管喝道楊提轄且

住。你聽我說。我在東京太師裡府做你公時門下官軍。現了無千無萬都向着我。咄咄連聲。不是我遭死的軍人相公。可伶擡舉你做箇提轎。比得艸。有子大的官職。直得恁地逞能休。說我是相公家都管。便是村莊一個老的也合依我勸一勸。只顧把他們打是何看待。楊志道。都管你須是城市裡人生長在。相府裡那里知道途路上千難萬難。老都管道。四川兩廣也曾去來。不曾見你這般賣弄。楊志道。如今須不比太平時節。都管道。你說這話該割口割舌。今日天下怎地。不太平。楊志却待再要回言。只見對面松林裡影着一個人。在那里舒頭探腦。家望。楊志道。俺說甚麼兀的不是歹人。來了。撒下藤條。拿了。

朴刀走入松林裡來喝一聲道你這廝好大胆怎敢看俺的行貨只見松林裡一字兒擺着七輛江州車兒七個人脫得赤條條的在那里乘涼一個是邊老大一搭朱砂記拿着一條朴刀望楊志根前來七個人齊叫一聲呵也都跳起來楊志喝道你等是甚麼人那七人道你是甚麼人楊志又問道你等莫不是歹人那七人道你頗倒妙間我等是小本經紀那里有錢與你楊志道你等小本經紀人偏俺有大本錢那七人問道你端的是甚麼人楊志道你等且說那里來的人那七人道我等弟兄七人是濠州人販棗子上東京去路途打從這里經過聽得多人說這西月泥闖上如常有賊打劫客商我等一面走一面自免

七個只有些棗子別無甚財賦只顧過岡子來上得岡子當不過這熱權且在這林子裡歇一歇待晚涼了行只聽得有人上岡子來我們只怕是歹人因此就這副兄弟出來看一看楊志道原來如此也是一般的客人却總見你們窺望惟恐是歹人因此趕來看一看那七個人道客官請幾個棗子了去楊志道不必提了朴刀再回擔邊來老都管道既是有賊我們去休楊志說道俺只道是歹人原來是幾個販棗子的客人老都管道似你方纔說時他們都是沒命的楊志道不必相閑俺只要沒事便好你們且歇子等涼些走衆軍漢都笑了楊志也把朴刀插在地上自去一邊樹下坐了歇涼沒半碗飯時只見遠遠地一個

漢子挑着一付擔桶唱上岡子來唱道

赤日炎炎似火燒 野田禾稻半枯焦 農夫心內如湯煮 樓上王孫把扇搖

那漢子口裡唱着走上岡子來松林裡頭歇下擔桶坐地乘涼衆軍看見了便問那漢子道你桶裏是甚麼東西那漢子應道是白酒衆軍道挑往那里去那漢子道挑去村裏賣衆軍道多少錢一桶那漢子道五貫足錢衆軍商量道我們又熱又渴何不買些吃也解暑氣正在那里湊錢楊志見了喝道你們又做甚麼衆軍道買碗酒吃楊志調過朴刀桿便打罵道你們不得洒家言語胡亂便要買酒說吃好大膽衆軍道沒事又來鳥亂我們自湊錢買酒吃干

好累。

你甚事也。衆行人楊志道：你這村鳥理會的甚麼？到來只顧吃嘴，全不曉得路途上的勾當，當真難多少！好漢被蒙汗藥麻翻了，那挑酒的漢子看着楊志，冷笑道：你這客官好不曉事！早是我不賣與你吃，却說出這般沒氣力的話來。正在松樹邊閒動爭說，只見對面松林裡那夥販賣果子的客人都提着朴刀走出來，問道：你們做甚麼？閑那挑酒的漢子道：我自挑這酒過岡子村裡賣，熟了在此歇涼。他衆人要問我買些吃，我又不曾賣與他。這個客官道：我酒裡有甚麼蒙汗藥？你道好笑，麼說出這般話來？那七個客人說道：我只道有歹人出來，原來是如此。說一聲也不打緊。我們倒着買一碗吃，既是他們疑心，且賣一桶與我們吃。

那挑酒的道。不賣。這七個客人道。你這鳥漢子也。不曉事。我們須不曾說你。你左右將到村裡去賣一。般還你錢。便賣些與我們打甚麼不緊。看你不道得捨施了茶湯。便又救了我們。熱渴那挑酒的漢子便道。賣一桶與你不爭。只是被他們說的不好。又沒碗瓢。食吃那七人道。你這漢子忒認真。便說了一聲。打甚麼不緊。我們自有碗瓢在。這里只見兩個客人去車子前取出兩個柳瓢來。一個捧出一大捧。棗子來。七個人立在桶邊。開了桶蓋。輪替換着。俗那酒吃。把棗子過口無一時。一桶酒都吃盡了。七個客人道。正不曾問得你多少價錢。那漢道。我一了。不說價五貫足錢。一桶十貫。一擔七個客人道。五貫便依你五貫。只。

饒我們。一瓢吃那漢道饒不的做定的價錢。一個客人把
錢還他。一個客人便去揭開桶蓋。兜了一瓢拿上便吃。那
漢去奪。時這客人手拿半瓢酒。望松林裏便走。那漢趕將
去。只見這邊一個客人從松林裡走將出來。手裡拿一個
瓢。便桶裡舀了一瓢酒。那漢看見。搶來。把手奪住。望桶
裡一領。便蓋了桶蓋。將瓢望地下一丢。口裡說道。你這客
人好不君子。相戲頭謔臉的也。這般囉唣。那對過衆軍漢
見了。心內痒起來。^其都待要吃。數中一個看着老都管道。老
爺爺與我們說一聲。那賣棗子的客人買他一桶吃了。我
們胡亂也買他這桶吃。潤一潤喉也好。其實熱渴了。沒奈
何。這里岡子上又沒討水吃。處老爺方便。老都管見衆軍

所說自心裡也要吃得些。竟來對楊志說那販賣子客，已買了他一桶酒吃。只有這一桶胡亂教他們買了避暑氣。剛子上端的沒處討水吃。楊志尋思道：俺在遠遠處，望這廝們都買他的酒吃了。那桶裡當面也見吃了半瓢。想是好的打了他們半日胡亂容他買碗吃罷。楊志道：既然老都管說了。教這廝們買吃了便起身。衆軍健聽了這話，湊了五貫足錢來買酒吃。那賣酒的漢子道：不賣了。不賣了。便道：這酒裡有蒙汗藥。妙在裡頭。衆軍陪着笑說道：大哥，直得便還言語？那漢道：不賣了。休纏這販賣子的客人。勸道：你這個鳥漢子！他也說得差了。你也忒認真。連累我們也。吃你說了幾聲。湏不閑他。衆人之事胡亂賣與他。衆人。

吃些。那漢道沒事計別人疑心做甚麼。這販棗子客人把那賣酒的漢子推開一邊。只顧將這桶酒提與衆軍去吃。那軍漢開了桶蓋無甚岱吃。陪個小心問客人借這榔瓢用一用。衆客人道就送這幾個棗子與你們過酒。衆軍謝道甚麼道理。客人道休要相謝。都是一般客人。何爭在這百十個棗子上。衆軍謝了先兜兩瓢叫老都管吃一瓢。楊提轄吃一瓢。楊志那里肯吃。老都管自先吃了一瓢。兩個虞候各吃一瓢。衆軍漢一發上那桶酒。登時吃盡了。楊志見衆人吃了無事。自本不吃。一者天氣甚熱。二乃口渴難熬。拿起來只吃了一半棗子。分幾個吃了。那賣酒的漢子說道：這桶酒吃那客人饒兩瓢吃了少了。你些酒我今饒。

了你衆人兩買半衆軍漢。把錢還他那漢子收了錢挑了空桶。依然唱着山歌自下岡子去了。只見那七個販棗子的客人立在松樹傍邊。指着這一十五人說道：「倒也倒也！」只見這十五個人頭重腳輕一個個面面厮覷都軟倒了。那七個客人從松樹林裡推出這七輛江州車兒。把車子上棗子都丟在地上。將這十一擔金珠寶貝却裝在車子內。叫聲「聒噪」。一直望黃泥岡下推了去。楊志口裡只是叫苦。軟了身體。扎挣不起十五人。眼睜睜地看着那七個人。都把這金寶裝了去。只是起不來。掙不動。說不的。我且問你這七人端的是誰？不是別人原來正是晁蓋、吳用、公孫勝、劉唐、三阮。這七個却縫那個挑酒的漢子便是白日鼠。

白勝却怎地用藥原來挑上岡子時兩桶都是好酒七個人先吃了一桶劉唐揭起桶蓋又兜了半瓢吃故意要他們看着只是教人死心搭地次後吳用去松林裡取出藥來抖在瓢裡只做趕來餽他酒吃把瓢去兜時藥已攪在酒裡假意兜半瓢吃那白勝劈手奪來潰在桶裡這個便是計策那計較都是吳用主張這個喚做智取生辰綱原來楊志吃的酒少便醒得快扒將起來兀自捉脚不住看那十四個人時口角流涎都動不得正應俗語道餽你奸似鬼吃了洗腳水不爭你把了生辰綱去教俺如何回去見得梁中書這紙領狀須繳不得就扯破了如今閃得俺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待走那里去不知就這岡子上尋個

死處。擦衣破步望黃泥岡下便跳。正是雖然未得身榮貴。到此先須禱及身。正是斷送落花三月雨。摧殘楊柳九秋霜。畢竟楊志在黃泥岡上尋死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禿翁曰：楊志是一勇之夫，如何濟得恁事也？湏以恩結這十四人方可商量事体，要行便行，要住便住，一味亂打衆人，自然拘起來，雖然由你智勇足備，亦不能跳出這七箇人圈套了。徒自作惡耳，蠢人蠢人。